

撤稿声明

撤稿文章名: 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问题探讨及改进建议——加拿大“沉浸式”双语教育的启示
作者: 祖力皮努尔·艾力

* 通讯作者: 邮箱: 245286446@qq.com

期刊名: 心理学进展 (AP)
年份: 2016
卷数: 6
期数: 4
页码 (从X页到X页): 504-511
DOI (to PDF): <http://dx.doi.org/10.12677/nat.2015.52004>
文章ID: 1130677
文章页面: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PaperInformation.aspx?paperID=17429>
撤稿日期: 2018-5-2

撤稿原因 (可多选):

- 所有作者
 部分作者:
 编辑收到通知来自于
- 出版商
 科研机构:
 读者:
 其他:

撤稿生效日期: 2018-5-2

撤稿类型 (可多选):

- 结果不实
 实验错误
 数据不一致
 分析错误
 内容有失偏颇
 其他:
- 结果不可再得
 未揭示可能会影响理解与结论的主要利益冲突
 不符合道德
- 欺诈
 编造数据
 虚假出版
 其他:
 抄袭
 自我抄袭
 重复抄袭
 重复发表 *
 侵权
 其他法律相关:
- 编辑错误
 操作错误
 无效评审
 决策错误
 其他:
- 其他原因: 作者文章需要进一步修改

出版结果 (只可单选)

- 仍然有效.
 完全无效.

作者行为 失误(只可单选):

- 诚信问题
 学术不端
 无 (不适用此条, 如编辑错误)

* 重复发表: "出版或试图出版同一篇文章于不同期刊."

历史

作者回应:

是, 日期: yyyy-mm-dd

否

信息改正:

是, 日期: yyyy-mm-dd

否

说明:

“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问题探讨及改进建议——加拿大“沉浸式”双语教育的启示”一文刊登在 2016 年 4 月出版的《心理学进展》2016 年第 6 卷第 4 期第 504-511 页上。因作者还需要进一步修改,暂不发表,根据国际出版流程,编委会现决定撤除此重复稿件,保留原出版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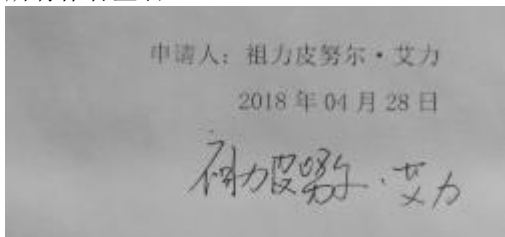
祖力皮努尔·艾力 (2016). 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问题探讨及改进建议——加拿大“沉浸式”双语教育的启示. *心理学进展*, 6(4), 504-511. <http://dx.doi.org/10.12677/AP.2016.64067>

指导编委:

Firstname Lastname

(function e.g. EiC, journal abbreviation)

所有作者签名:



申请人: 祖力皮努尔·艾力
2018 年 04 月 28 日
祖力皮努尔·艾力

The Exploration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of Minority Bilingual Education in Xinjiang—Inspiration from “Immersion” Mode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Canada

Zulipinuer Aili

Faculty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Email: 245286446@qq.com

Received: Apr. 5th, 2016; accepted: Apr. 17th, 2016; published: Apr. 27th, 2016

Copyright © 2016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conclude the major problems that exist in minority bilingual education in Xinjiang by discuss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inority bilingual education in Xinjiang. Besides, we compare the mode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Xinjiang with “Immersion” Mode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Canada which is known as the most successful bilingual education around the world, and conclude three main principles which lead Canadian bilingual education to that success. At last, we put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of minority bilingual education in Xinjiang in three aspects: the proportion of native language, the proper beginning age of the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Keywords

“Immersion” Mode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Minority Bilingual Education in Xinjiang, Early Immersion Bilingual Education, Late Immersion Bilingual Education, Bilingual Education in Canada

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问题探讨及改进建议——加拿大“沉浸式”双语教育的启示

祖力皮努尔·艾力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重庆
Email: 245286446@qq.com

收稿日期: 2016年4月5日; 录用日期: 2016年4月17日; 发布日期: 2016年4月27日

摘要

本文从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现状出发, 通过探讨和总结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把新疆双语教育模式与被譽为“最成功的双语教育”的加拿大“沉浸式”双语教育模式作比较, 总结出了加拿大双语教育能够如此成功的三原则, 并提出了双语教育中母语的比重、双语教育起始年龄以及教师队伍建设等问题的一些改进建议。

关键词

沉浸式双语教育, 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 早期双语教育, 晚期双语教育, 加拿大双语教育

1. 前言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 有多种文化、多种语言的汇聚区。新疆 2010 年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在新疆总人口中, 维吾尔族人口为 1011.98 万人, 占全疆人口的 46.42%, 汉族人口为 841.96 万人, 占全疆人口的 38.99% (艾力克木·克热木, 沙尔旦尔·帕尔哈提, 2010), 所以新疆虽然是一个多语言多民族的汇聚地, 但是同时也是以维吾尔语、汉语为主而其他语言为辅的地区。换句话说, 新疆维吾尔语和汉语是人际交往中用的最多的两种语言。因此, 在新疆推广维汉双语教育是有必要的。

“双语教育”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已有几十年, 通过不断的与时俱进, 在培养兼备两种语言(本民族语言及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双语人才方面取得的成就斐然可观。但是, 维吾尔自治区双语教育工作发展规划(2010~2020 年)要求: “到 2012 年, 基本普及少数民族学前两年双语教育, 也就是说接受学前两年双语教育的少数民族幼儿占同年龄段少数民族幼儿的 85% 以上”(丁洁, 2014), 但是, 此规划颁布以来, 有些家长担忧, 怕后代会对本民族语言及文化的认可度降低; 担心接受双语教育的孩子们达不到政府所提出的“维汉兼通”的目标, 反而有可能会变成“维汉都不精通”的人。因为, 维吾尔族自古以来都非常重视民族文化及习俗的传承, 这也是维吾尔族能把几个世纪传承下来的语言文字及民族传统文化保存完好至今的原因。正因为如此, 维吾尔族家长担心实施“维汉”双语教育教育也许会使得本民族的语言、文化、民族习俗逐渐淡化或丧失殆尽。此外, 还有一些维吾尔族教育工作者也担心, 由于第二语言语言水平, 而失去现有的教师工作。因为如果“维汉双语教育”从幼儿园就开始实施, 那么这些孩子从双语幼儿园毕业后, 上小学和中学时可以完全用汉语授课, 而那些小学、初中的教师们大多数都是 70~80 年代在民族师范学院毕业的, 汉语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用汉语授课的程度, 若用汉语授课则无法胜任, 因此逐渐面临失业危险。

最重要的一点是, 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实施双语教学之后, 许多指示文件都规定了特定类型以及程度的双语教学模式以及与其相匹配的有特定条件及规格的民族学校, 但是这些类型和条件等规范条例在真正实施过程中很难找到一个标准去界定。此外, 在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理论研究方面, 对新疆维汉双语教育的状况进行的研究较少, 并且缺乏全面及细致的研究。目前这些研究还停留在针对双语

教育的某一个领域；比如，对家长所担心的双语教育对母语的影响问题；教师队伍的组织问题；双语教育起始年龄问题；双语教育中教学用语以及教学策略的问题等等，都较缺少细致的、实证性的研究。

对于上述的一些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加拿大浸入式双语教育模式中找到答案。加拿大创立的“浸入式”双语教育至今已开展四十多年，被誉为“在加拿大史上开展研究最深入、最广泛、最细致的一个项目”（袁平华，俞理明，2005）。既然加拿大被公认为浸入式语言教学、尤其是对这种语言教学方法研究的领导者，那么，对于“民族双语教育”而言这些经验犹如宝库。我们只有全面、历史的总结加拿大浸入式教育的经验，才能找到此宝库的钥匙。要把此宝库里的财富为我所用，就要把加拿大浸入式教育的研究同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联系起来，从而使得“维汉双语教育”可以借鉴加拿大的成功经验，弥补自己在各方面的不足。

2. 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概况及存在问题探讨

新疆少数民族双语研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维汉双语教育”通过文献分析来看，可以追寻到 20 世纪 50 年代，但是对“维汉双语教育”的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值得一提的是，1977 年新疆教育厅下发的小学教学计划明确规定：“民族学校一律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开设汉语课程”，并提出了具体要求（李文涛，2012）。1980 年，新疆教育厅组织编写了小学、初中、高中的汉语教学大纲，并重编了从小学至初中的七册课本。1985 年 9 月新疆教育厅要求城镇小学开设汉语课，并要开足课时（李文涛，2011）。换句话说，1985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学校从小学 3 年级开始，开设了一门汉语课程，当时除了汉语课程以外其他所有的课程都是用本民族语言来教学的。

从 1985 年至今，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双语教育以来，通过在各方面孜孜不倦的努力，双语教育取得了硕大的成果，并得到了有效的推进。据 2013 年新疆教育厅教育事业统计公报，从 2010 年起，对在学前阶段已接受双语教育的少数民族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实施以国家通用语言为主、本民族语言为辅的双语教育模式；对于学前尚未接受双语教育的少数民族学生，进行了模式不同的双语教育。对于在教学中使用本民族语言为主的学生，进行课程方案的调整，并增加汉语课程的学习时间；若学校有条件，可以扩大用国家通用语言授课的科目。并且积极推行民族学校和汉校的合并、民汉学生混合编班等方式，鼓励具备语言条件的少数民族学生直接进入汉语授课学校学习（陈学金，滕星，2012）。

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出台以来的几十年中，新疆双语教育的蓬勃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希望与信心，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确实为社会培养了不少“维汉兼通的”双语人才，为新疆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另一方面，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毕竟起步不久，虽然一些学校已经开始了双语教育的实验和探索，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但从总体上来看，双语教育还需要建立完整、有效的科研基础。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跟普通的双语教学是有区别的，前者是除了语言教学的目标以外还有文化教学的目标。换句话说就是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即教语言又兼顾教文化的一种兼顾的教学方式（王艳萍，2004）。但是，正因如此，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在各方面都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如：文化究竟该怎么教？教哪些方面？除了文化教学的这些问题以外，从教学策略、教材开发到语言浸入式教育的起始最佳年龄、上课用语是用汉语还是维语？用单语教学还是混用？母语与第二语言的比例应该多少才合适等等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笔者认为，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主要在以下几方面有待改进之处。

2.1. 课程设置中母语课程的比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学前和中小学双语教育发展规划(2010~2020 年)规定双语教育模式为：模式 1，小学汉语、数学、科学、信息技术，初中汉语、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技术，高中汉语、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课程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其它

课程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授课；模式 2，全部课程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开设民族语文课程；不具备师资条件的学校，体育、音乐、美术课程可以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授课。

从 2010 年起，对接受过学前双语教育的少数民族学生，小学起始年级，城市和县城学校一般采用模式 2 实施双语教育，不具备条件的学校也可以采用模式 1 实施双语教育；农村学校可根据双语教师及学生的实际，采用模式 1 或模式 2 (李儒忠, 2014)。这样的课程设置模式对学生学汉语的提高确实有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提倡，有能力的话所有的课程(除了语文以外)，用国语的双语教育课程设置显得母语教育有些冷清；少数民族地区内国语备受宠爱，维汉双语教学很受追捧，维语却愈来愈不被重视，课程的分量跟以前相比有所下降趋势。虽然学生在家讲的是母语，但是若只有一门语文课是用维语上其他所有的课用汉语上的话，这一代学生的母语能力会不如前一代的，母语能力会下降。此外，母语教学中存在“重文轻语”的现象，也就是说，重视书面语轻视口语的现象普遍存在；把语言文字的应用过于简单地归结为听、说、读、写；对语文教学中的文化问题缺乏深刻、全面的认识；这有可能会重知识轻能力的局面。

母语对于个体或对民族来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母语教育的目的不但使学生能够获得本民族语言(母语)技能，而且更重要的是传授与母语相关的文化知识，使受教育者接受并认同自己的本民族文化。本民族语言(母语)教育其实也是一种传承的活动，对培养个体对本民族的民族认同感、民族凝聚力都有着关键的作用。鉴于此，笔者认为双语教育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在课堂中的母语与国家通用文字(汉语)课程的比例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2.2. 双语教育起始年龄

从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这几年的趋势来看，刚开始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只上一门汉语课，然后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部分或全部课程用汉语上，到现在的双语幼儿园的建立。这一系列的变化中，不难发现双语教育的起始年龄在逐渐变小。笔者认为，双语教育起始年龄并不是越小越好，这是双语教学的理论和实践上的一大误区。不顾条件的把双语教学的年龄往前提，认为“汉语学习的越早越好”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讨论年龄对二语习得的影响，首先要看学习者的语言学习环境。在不同过的语言环境中不同年龄段的学习者有着不同优势。离开语言环境讨论年龄对二语习得的影响是不可能得到有意义的结论的。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还在起步阶段，因此不能冒然下定论(张云, 2009)。

2.3. 教材选择及能力测试

目前，在实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班的各市县中，其汉语课采用了汉语学校的语文课本教学，这对于母语不是汉语的学生来说难度过大，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汉语教师自身能力和学生汉语水平跟不上等原因使汉语教学遇到许多困难。此外，民族中小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英语等课程用汉语教授时，用的教材是跟本地区汉语系学校一样的教材，其难度高、内容深，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问题，学生学的时候也会感到很吃力(尤努斯·居玛, 2013)。

除了教材选择以外，笔者认为测试双语班学生能力的考试也需要改进。双语班的学生们的各种能力测试问卷(除了母语语文课)都是跟汉语学校的能力测试是相同的。这样考试是不能体现民族学生真正能力，他们跟普通汉语学校的学生没有可比性。因为，很多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也表明即使是高水平的双语者也很少能够真正达到母语者的语言熟练程度。在语文(汉语)、政治、历史、地理、社会等语言密集的课程中试题的语言会对考试成绩产生一定的影响。若这些课程是用自己的母语考的话，有可能考的比用汉语考的高。因此，笔者认为能力测试试卷不应该跟普通汉语学校用的是相同的试卷，应该自主的编写属于双语教育的试卷。

2.4. 双语教师

首先,最突出的问题是双语教师的数量的不足,加上有些边远地区的生活条件差,很多年前教师都想方设法留在市区,结果形成了县、乡教师相对短缺的局面,这样使得有些学校不得不使用代课老师,教学质量很难保证。其次,双语教师应该是由本民族老师精通两门语言的教师好呢还是由汉族老师最好呢?这个问题也值得思考。因为,精通两门语言双语教师数量上少,从现有的双语教师的队伍来看是远达不到推进“双语教育”的基本要求的。因此,笔者认为双语教育中双语教师队伍的建设是迫切的。

3. 加拿大双语教育概况及成功的秘诀

加拿大“沉浸式”双语教育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产生并逐步发展壮大,随后其双语教育的实施被誉为教育史上研究最深入、措施最细致、影响最广泛、取得成就最明显的双语教育模式。所谓的“沉浸式”,是指用第二语言作为教学语言的教学模式,给学生提供学习第二语言的环境。这种“无意识”语言学习生活会从根本上提高学生应用第二语言的能力,让学生在使用第二语言的过程中真正掌握第二语言(李淑梅,2008)。此外,加拿大浸入式双语教育是为了把加拿大建成一个两种官方语言框架下的多元文化的国家。

用第二语言教授科目内容是浸入式双语教育的基础。因而,语言在教学过程中知识教学媒介而不是教学目标。绝大部分浸入式双语教育项目前两年的教学大部分或者完全用第二语言进行,之后将第二语言教学的比例逐渐减少,母语教学比例相应的增加。由于其比例的不同,浸入式双语教育有多种形式,根据第二语言在教学中的使用情况,大体上被分为两种类型:完全“沉浸式”双语教育和部分“沉浸式”双语教育(强海燕,赵琳,2010)。前者指的是:双语教学开始初期,第二语言在教学中使用的比率可以达到100%,换句话说可以把第二语言作为所有学科的教学语言,让接受双语教学的学生无论课堂上、课下都完全的浸没在第二语言的环境中。当学生接受了2~3年的双语教育后,第二语言在教学中的使用比率就会逐渐消减最终到80%左右,再其后的3~4年,第二语言的使用比例会降低,最终会达到50%左右(杨勇,2008);后者是指:在进行双语教育过程中第二语言的使用比例要一直在50%左右,保持不变,也就是说是让学生部分地沉浸在第二语言的环境中。

“沉浸式”双语教育根据学生接受双语教育的起始时间的不同可以分为:早期完全“沉浸式”双语教育和晚期完全“沉浸式”双语教育。加拿大早期完全“沉浸式”双语教育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两三年级,在这期间完全使用第二语言(法语),第二语言(法语)作为唯一的教学语言。第二阶段一般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在起初阶段开设英语语言课程,占总学时的20%;到六至八年级,教学科目由50%的用英语的科目和50%的法语科目来组成,九至十二年级教学科目由40%的法语科目和60%的英语科目组成(杨勇,2008);晚期完全“沉浸式”双语教育指的是:双语教育从小学的大年级开始,在这模式中,大体上50%~80%的时间会在用第二语言上课,到八年级结束的时候他们的第二语言课程的总课时数1200~2000之间。接受双语教育的学生在中学时,可能用法语(第二语言)上一门或几门课程或者用第二语言完成中学的一部分课程(孙佳佳,2010)。

总的来说,他们通过各种媒介接触了大量本族语者,其第二语言能够接近于本族语者的水平。除此之外,此项目开始至今,通过比较研究不同形式的双语教育模式,提出了许多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和宝贵的建议。若要总结加拿大“沉浸式”双语教育成功的原因,大体上可以总结为以下三原则:

1) 母语第一

母语第一原则确定了母语在接受双语教育的孩子受教育过程中的地位。母语不仅对于孩子的情感培养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且对于智力的发育和成熟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张宙,2012)。此外,在加拿大这类移民国家为了避免讲小语种孩子产生“双文化矛盾心情”对双语教学效果产生影响,为了避免受

教育者这种矛盾的情绪，加拿大“沉浸式”双语教育中一直把母语放在第一位，并把接受教育者母语作为营造积极的学习气氛的第一步。这种积极的气氛对于小语种(少数民族)学生的自信心以及自尊心的培养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拿大双语教育者鼓励学生在课堂讨论中或课下使用自己的母语进行谈话。学校把母语当作课堂指导语的一种，这种做法不但可以增加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理解，从而提高学生的成绩，而且还可以让学生知道自己的母语是有价值的、有益的。这种做法，会让学生体验到，自己的母语和文化得到了重视，觉得自己民族的语言及文化是有价值的，比起只接受某一单语教育的学生，加拿大双语教育的学生会对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化更加的认可和热爱(袁平华，俞理明，2005)。

把母语放在首位的这种教学中应该，先确保学生扎实的母语水平，这种做法可以给学生营造积极的社会和心理气氛。在这种积极、认可的气氛中进行教学会相对容易，同时这种做法可以提高学生母语语言运用和认知方面的发展，从而会促进他们第二语言习得(鲁新民，2011)。

2) 通过单语达到双语

通过单语达到双语原则是在如何选择教学用语中体现。教学过程中，双语教师教学用语的使用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混合法，即在教学中双语教师同时用两种语言并交替使用两种语言。第二种是分离法，这种模式中，母语和第二语言在课堂中分开使用，双语教师根据不同对象、不同科目选择合适的教学语言。而加拿大“沉浸式”双语教育中提倡的是，运用分离法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提倡的是通过单语达到双语的目的，能够更好的促进学生的双语水平的发展。

3) 双语占优

双语教师应该让学生知道双语教育的优势、以及能够给学生带来的好处和益处。双语教育者应该向学生、家长乃至社会宣传为什么双语教育占优？给各社会人士宣传双语教育在语言习得、文化素质培养、认知能力等方面对学生及社会的益处。这也是为什么加拿大“沉浸式”双语教育得到稳定发展的主要原因。通过宣传双语教育的益处，得到了家长的支持和政府的资助，这才使得双语教育得到像今天这样的成就。

4. 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改进建议——加拿大“沉浸式”双语教育的启示

加拿大“浸入式”双语教育项目至今已有 60 多年的历史，保守估计到目前已有三十多万人(总人口在 3200 万左右)接受了双语教育，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笔者认为，加拿大的浸入式经验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结合学科内容学习语言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新疆自治区推行双语教育从理论到实践不可不借鉴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和经验宝库。

虽然加拿大“沉浸式”双语教育与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在一些方面有细微差别，但是两者仍有异曲同工之妙。首先，两者教学目的是相同的，除了要提高学生第二语言水平的教学目标以外，还有文化教学的目标；其次，新疆双语教育跟加拿大早期“沉浸式”双语教育有相似之处，尤其是起始年龄都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再次，两者都是添加型双语教育；最后，在双语教师培训、教材开发、双语教学法的探讨等一些类问题上，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与加拿大的双语教育有其共同之处。因此，研究和借鉴加拿大的沉浸式双语教育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可行的。

1) 母语及课堂用语问题

在本文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中提到母语课程的比例少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加拿大的完全“沉浸式”双语教育模式。换句话说，从幼儿园开始让学生接触汉语，把学生浸没在双语教育中，在此期间使用汉语的比例可以达到 100%，在学生学习了 2~3 年后(幼儿园毕业进入小学后)，汉语的使用比例就会减少到 80%，再其后的 3~4 年(小学一二年级)，第二语言的使用比例就减少到 50%。也就是说，自学生小学一年级或二年级开始，维吾尔语会作为教学语言逐渐被引入课堂。从那时起，维

吾尔语在教学大纲中的所占的比重会逐渐加大，越来越多的时间会被用到维吾尔语的课堂上。此外，为了预防学生产生“双文化矛盾心情”，可以营造自己的民族文化被认可的这种气氛。这样有助于孩子培养自尊心和自信心。比如：老师可以让孩子家长帮忙准备一些关于文化传统、家庭历史、家庭故事、民族传说和笑话等上课可以讲到的内容。学校可以聘请熟悉母语的当地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商人到学校来和学生交流互动。

在母语与第二语言的关系研究中，Cummins (1987)提出了相互依存假设，母语和第二语言之间有些基本要素是共同存在的。也就是说，学生会将把自己学会的语言技能和知识运用到学习第二语言中(李儒忠，2009)。同样若学生掌握了用一门语言下定义、总结或表达自己的观点等等这些语言功能和技巧，当他学习新的语言时会在新的语言环境中使用自己已知的语言功能。总的来说，学习母语课程同时可以提高学生的母语及第二语言水平。因此，在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中，母语教学应该放在首位，确保学生的母语功底，并且在教学过程中母语课程和汉语课程的比例需要慎重考虑，在不同的阶段，需要阶段性的增加母语课程的比例。

除了上述的问题以外，双语教育中的课堂用语应该用哪一种？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从加拿大“沉浸式”双语教育来看，他们采用的是分离法，也就是母语和第二语言分开使用，不混合使用。Legaretta (1979)年的研究表明：接受分离法双语教学的学生在母语和第二语言口头表达和交流技能方面明显好于接受混合法教学的学生。若两种语言在课堂中混合使用则，学生较易忽视他们不懂的语言；混合式教学的教师在两种语言之间来回切换，会把自己搞的很疲惫不堪，工作强度及难度也会比分离式的高，这样就保证不了课堂效果。所以，双语教育课堂的课堂用语应该使用一种语言不应该混用。

2) 双语教育起始年龄问题

从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这几年的发展形势中可以看出，接受双语教育的学生的年龄有偏低趋势(鼓励从幼儿园开始进行双语教育)。此外，很多人普遍认为学习一门语言是越早越好。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加拿大早期和晚期“沉浸式”双语教育的比较研究中找到答案。Lapkin, Swain, Kamin 和 Hanna (1980)做的一项比较早期浸入式学生语言能力和晚期浸入式学生语言能力的研究发现，接受早期浸入式双语教育的学生在听力理解能力优于晚期浸入式学生，而接受晚期浸入式双语教育的学生在阅读理解和完形空中成绩比早期浸入式的学生更好。尽管接受晚期浸入式双语教育的学生接受双语教学的时间是早期浸入式学生的四分之一，而二者的差距仅此而已(李昆，2005)。从这项研究中不难发现，学生在双语教学中使用第二语言教学的时间与他们的第二语言水平不是直接相关的。对教学效果影响较大的主要因素是浸入式双语教育的实施强度和教学方法。同时还有些研究表明，年长的学生在学习第二语言方面学习某些语言技能的效率会更高，他们能够逐步赶上甚至可以超过哪些早期浸入式双语教育的学生。

总的来说，双语教育不是起始年龄越早越好，起始年龄早也许在某些语言技能上(听力)学生会有更多的优势，但是这种差异并非像常人所想象的那么突出。此外，若双语教育大面积的从幼儿园开始，这需要物力、人力、财力，而且效果跟晚期相比也没有太大的差异，因此笔者认为，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双语起始年龄并非是越早越好，我们再借鉴加拿大的双语教育相关的理论以及经验的同时也要结合新疆实际情况来考虑，要充分考虑大的语言环境、可利用资源以及现实条件来确定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为宜。

3) 双语教师队伍建设问题

尽管最近这数年来，新疆教育厅在培养双语教师方面投入很大，双语教师的数量也在趋步增长，但是双语教师的匮乏还是一个制约着新疆双语教育的瓶颈。笔者认为，双语教育的关键在于教师，由于双语教师承担着双重重任，第一是向学生传授学科知识；第二在传授学科知识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第二语言技能。目前，这种具备学科知识及语言水平(两种语言)的双语教师资源还是比较缺乏，相对难达到两种

水平都高的双语教师。而目前普遍存在的情况是，双语语言老师不了解学科知识，而学科老师的双语水平过不了关。

在新疆双语教师队伍件事方面，笔者认为不但对双语教师进行在职培训、去内地进修等方式提高其语言功底以外，还同样需要培养双语教师的语言教学意识。双语教师应该明白自己除了专业课老师外，还是一名语言老师，需要掌握语言学上的教学策略。

目前新疆少数民族学生中相当一部分无法胜任完全用汉语教学，但如果不是全汉语的双语教学，教学的效果就得不到保障。要解决这个矛盾，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可以借鉴加拿大的“让语言教师进入双语课堂，解决学生学科中遇到的问题”的模式。这样不但可以缓解双语教师匮乏问题，还可以让汉语能力不太好的学生也能够从全汉语的教学中受益。

5. 总结

加拿大沉浸式双语教育在双语教育领域中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并且成功、有效的达到了沉浸式教育的目的。受教育者不但保持了自己正常的母语发展水平，而且同时第二语言水平也相应大幅度提高了。最重要的事，接受沉浸式双语教育的学生本身也很认可并喜爱这种教学方式。沉浸式教育的学生认同并热爱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并且对第二语言及其文化也同样保持着积极可能的态度。因此，在这成功的双语教育模式中，笔者总结道，首先在进行双语教育时学生的母语能力的培养应该放在首位，要借鉴加拿大沉浸式教育模式，在母语和第二语言课程的比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其次，在加拿大早期沉浸式教育和晚期教育的比较中，我们发现其实双语教育中接受双语教育的起始年龄并不是越早越好，相反年龄较大开始浸入式学习的学生比早期浸入式学生在二语方面进步更快。最后，在教育策略和教师队伍建设问题上，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可以引用加拿大沉浸式双语教育中所使用的各种策略。如，让语言教师进入双语课堂的策略；邀请一些艺术家及作家来学校做讲座等。总体而言，加拿大的沉浸式双语教育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项目，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它不但增强了学生学习和使用第二语言的信心，培养了他们积极的态度，而且增强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意识，随着教学法和教师队伍也得到了不断改进和发展。它所提供的经验宝库，可以为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提供较有价值的参考，使得少数民族双语教育越办越好。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艾力克木·克热木，沙尔旦尔·帕尔哈提(2010). 新疆维吾尔族人口的空间分布与变动分析. *现代商贸工业*, 13, 184-185.
- 陈学金，滕星(2012). 新疆喀什、和田地区双语教育的实地考察与对策研究. *新疆教育学院学报*, 1, 10-15.
- 丁洁(2014). 民族地区学前双语教师培训研究——以新疆学前双语教师“一年制”培训为例. 硕士论文，西北师范大学，兰州.
- 李儒忠(2014). 关于双语教育的若干重大问题. *新疆教育学院学报*, 1, 5-23.
- 李淑梅(2008). 加拿大、美国、中国双语教育的比较与启示.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 59-62.
- 李文涛(2012). 维汉双语教学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新疆疏勒县为例. 硕士论文，西北师范大学，兰州.
- 鲁新民(2011). 加拿大双语教育三原则对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的启示. *新疆教育学院学报*, 3, 5-10.
- 强海燕，赵琳(2010). 加拿大第二语言浸入式教学及其在我国的借鉴. *比较教育研究*, 4, 35-41.
- 孙佳佳(2010). 加拿大“沉浸式”双语教育对我国朝鲜族小学双语教育的启示. 硕士论文，辽宁师范大学，大连.
- 王艳萍(2004). 基于情境认知理论的双语教学策略研究. 硕士论文，江西师范大学，南昌.
- 尤努斯·居玛(2013). 沙雅县双语教学现状及主要措施.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1, 85-88.
- 袁平华，俞理明(2005). 加拿大沉浸式双语教育与美国淹没式双语教育. *比较教育研究*, 8, 86-90.
- 张云(2009). 外语学习并非越早越好. *考试周刊*, 52, 113-115.
- 张宙(2012). 加拿大浸入式双语教育和香港 EMI 双语教育的比较. *外国中小学教育*, 5, 62-65.